

第五章 空齋夜作有情癡 平康重訪多嬌面

石生回家，走到書房門首，有一童兒名喚書帶在房中歇宿。生見房門虛掩，推門進去，書帶醒了。生云：「怎麼門都不閉？」書帶起云：「是閉的。」生云：「蠢才！閉的我怎生進來了？」因問：「太太昨日可曾問我？」書帶云：「相公不回來吃飯，太太叫我尋到雲相公家，他家裡人說都去游花園去了。天晚了，太太又叫我到那裡去請，說還沒有回來。」生曰：「太太可說什麼？」書帶云：「沒有則聲。」

早飯後，石生鼾眠一覺醒來，默默自想：「雖然昨晚鎖定春心，卻被他引開了情竇。」自此之後，終朝悶坐空齋，一會思梅，一會思柳，眼下心前便有一段無聊光景。

一日，抱悶過松家。雲影正與松濤坐談，見生來，松曰：「我只道你醉還未醒，正要來替你解醒，你也來了！」雲曰：「好樂也！」生曰：「游同樂亦同，何獨我哉！」雲曰：「我們的樂不過是對酒當歌，誰似你鑽在人家被窩裡去了。」生笑曰：「我的事倒也無形無跡，那乞花償酒的對聯好不眩目，正所謂拿賊見賊。你們背地裡傾壘倒甕，反要怪人戀酒，豈非懷惡而討不義？」雲曰：「我兩人因聞他姊妹有些才學，不比尋常聲妓。雖常過訪，卻並沒甚勾當。恐你年少，易為所溺，故不敢道及。誰料一朝洩漏，那章台花柳倒被你後來的先折了！」生曰：「兄解憐才，偏我好色。況你這話也可信不可信，各人只好自家明白。」松曰：「我輩當以此為戒，使外人聞之，看我輩為何如人！」生曰：「蒙兄引入天台，我正要醉盡花柳，且慢來阻我的逸興。」松顧雲曰：「你看他才到那人家走了一回，口角便老氣了多少。」生笑曰：「怪道吾兄平日能言，原來從這條路上煉出來的。」

三子諧謔多時，石生不提梅、柳辭樓之事。回家天色已晚，才點起燈來，便似在他家座上；才靠著枕頭，便似在他家帳中，略閉閉眼，那一片彈絲品竹之聲便嗚嗚的從耳根響起。又想著醉眠初醒，被梅萼來挑引的光景，愈覺心魂撩亂。書帶請吃晚飯，生云：「不要吃了。」書帶云：「炊起茶來罷！」生云：「你且去吃了飯來，把門帶上了去。」

石生斜靠在牀上。不多時，生母推門進房間云：「為什麼不吃飯？」生忙起身答云：「才吃了來。」生母坐下又問：「身子清爽的麼？」生云：「清爽的。」生母將燈搵一搵云：「你看這桌子上，也不叫他收拾收拾，把些書橫三豎四堆得像什麼？」又問生云：「你在那裡吃的飯？」生答云：「在月波家裡。」母云：「說說話就該早些回來，只管擾他們也不便。」

少頃，書帶來請太太吃飯。母起身出房，云：「把茶爐炊起來。」書帶即忙扇茶。石生獨對孤檠，默坐良久，取本書翻前揭後看了一回，撇在案頭。又靜悄悄坐了半晌，茶爐已沸。書帶倒了茶。生令：「將火鉗在香爐內少些，留幾塊在茶爐裡，你睡罷！」語畢，取茶吃了，在房中走來走去，搔頭摸耳，連聲慨歎。

書帶清著眼站在一旁。生云：「教你去睡癡呆呆還站在這裡！」書帶睡了。石生又取香鉞將爐灰平一平，添上塊香，又吃了杯茶，取筆在桌上閒塗亂抹。忽又撇下，靠在桌邊呆呆靜想。復起身出庭下，獨步逾時，進房來走到牀前，意欲就寢，卻又回到書案邊，站立半晌，復坐下，靠著椅子昏昏睡去。直到樓鼓將終，書帶起來小解，生忽驚醒，見一點昏燈半明不滅，慨然長歎。書帶云：「大相公怎還不睡？只怕天快亮了。」生甫和衣就枕。

次日午後，生語書帶云：「你鎖上書房門，隨我到一個所在去。」書帶將門鎖了，隨生至論癡院。生進門，見柳絲在軒前煎藥。柳見生，忙立起身，將衣上撲撲灰，接云：「石相公來了。」生問：「這藥那個吃的？」柳云：「梅姊姊身上有些不自在。」即引生入臥處，呼曰：「有位心上醫來了。」

梅萼睡在牀上，看見石生，這俏身軀早輕鬆了一半，即下牀云：「別來夢魂顛倒，今日甚風兒吹得君來？」生攜手曰：「我亦盼不得一見，奈無便可假，今日潛來相訪，不意玉容消瘦至此。」三人坐下，生又問：「是什麼貴恙？」梅曰：「是那晚別後，不茶不飯，身上寒一陣熱一陣，直到如今也說不出病根來。」柳曰：「石相公這幾日在家做什麼？」生曰：「連日空齋抱悶，無計可除，特來消遣。松、雲二友別來可曾到此？」柳絲搖首。

梅見書帶站在房門外，問云：「這哥兒可是隨石相公來的？」生答云：「是。」梅云：「進裡面來站站。」書帶走進房，站在石生身旁，梅問曰：「叫什麼名字？」生曰：「叫做書帶。」扶芳到門外向書帶招招手，書帶走出來。扶芳云：「你不要站在裡面，我和你門口玩去。」

二女復道前事云：「石相公前夜之言，姊妹銘心鏤骨。自古為人為徹，萬萬不要把前言置之高閣。」生云：「姊姊雖然一時動念，這舞裙歌扇未必真能拋捨。」梅云：「君言差矣！天下寧有樂湯火厭清涼，坐囹圄不思釋放之人？」柳曰：「立志已斬釘截鐵，不必疑我們依依不定。」梅出一簡付生云：「區區微志，盡寄此中。」生展看，乃律詩二首，梅詩云：

雪裡亭亭占早芳，翻光落素襯宮妝。
自甘冷豔浮溪月，誰把冰魂聘海棠？
粉面已消千片雪，檀心猶鎖舊時香。
從今領取詩人意，高揭孤標出野塘。

柳詩云：

拂馬藏鴉事可悲，愁煙困雨綠絲絲。
風流自昔同張緒，癡絕今誰似愷之！
眠起羞看眉減黛，悟來怎忍絮沾泥。
寄言陌上尋春客，莫向章台折舊枝。

看畢袖詩，喜云：「爾意既真，我疑亦剖，真不枉前宵之會。」二女曰：「旦夕如坐針氈，須速為圖之！勿使久沉苦海。」生曰：「且自寬心，吾當與松、雲二友共圖。」二女甚喜。

生曰：「只是二友平昔往來，眷戀必深。若聞此舉，恐未必樂空冀北之群，所請或不應允，將如何？」柳曰：「二君雖稱識面，並不關情，我前晚說都是道學先生，你豈不明白？」生笑云：「我卻不信。難道還有第二個石廷輝？」梅曰：「柳姊姊，你且聽我。」

況此輩不過酒人劍客，意氣豪爽，此事倒也不甚關心。」柳曰：「且觀二君頗有義俠之風，若與相商，事必得濟。」生見二女之言與松、雲暗合，方信實無此事。

鴛兒從後面出來，聽見房裡有客，張見生云：「原來是石相公。」生見鴛兒，略抬抬身，鴛兒忙云：「相公請坐！我去叫送茶來姊夫吃。」生聽叫「姊夫」，禁不住一時面紅。隨有一小鬟捧茶進房云：「姊夫請茶！」柳叱曰：「放下，去罷！誰是你家姊夫？是那一個的姊夫？老也姊夫，小也姊夫，叫得這樣熱鬧。」生戲曰：「怎麼定要說那一個，難道兩個的就做不起？我要做便做樓外的姊夫，不做這院裡的姊夫。」二女齊曰：「石相公果能提拔我二人，情願同抱衾裯。」石生含笑無語。

梅萼取茶欲飲，卻放下云：「我的藥該好了。」柳云：「哎喲！忘懷了。」連忙走出軒前看時，「噯」了一聲，持藥罐進云：「你看，焙得乾乾的，好上磨了。」梅笑云：「倒壞了罷！這一會同石相公講講話，身上覺得好些。」

少頃，書帶請云：「大相公回去罷，怕太太問。」石生起別，梅云：「去便不來，來便去，再坐坐何妨？」生云：「恐怕家母查問，改日再來。」柳云：「你還是個私訶子。」三人大笑。

生別二女出門，書帶途中問云：「這是誰家？方才那兩個是什麼人？」生云：「這裡叫做『論癡院』。我們進去時在那裡煎藥的是柳姑娘，那一個是梅姑娘。你到家裡不要多嘴，太太若問，只說在雲相公家裡說話。」書帶云：「小的曉得了。」

[返回 >> 水石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